

I can
still stand
under
the flower tree
for a while.

晓风

花树下，
我还可以
再站一会儿

张晓风——作品集

张晓风——著

Book
By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在时间彼岸细说人生的微妙与丰盈
以温柔之笔书写岁月的孤意与深情

晓风

花树下，
我 还可以
再站一会儿



张晓风
著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花树下,我还可以再站一会儿 / 张晓风著. -- 武汉 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9.5
ISBN 978-7-5702-0570-7

I. ①花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98984 号

责任编辑: 阮 珍 李 艳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整体装帧: 壹 诺

责任印制: 邱 莉 杨 帆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 印张: 16.5 插页: 1 页

版次: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00 千字

定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此時，薄暮初臨，花瓣紛落，幽香微微。環顧四周，來者自來，去者自去。我們都是站在同一棵大樹下驚艷的看花人——在同一个春天。

曉風 2018.5.25

序一

“从来，我都没有不跟你们在一起。”

“从来，我都没有不跟你们在一起啊！”

说这话的，是个古人，如果活着，有一千三百岁了，他的名字叫张志和，唐代人，是个诗家。

因为同姓张，又是半个同乡（他是浙江金华人，而我，也出生在那个地方——由于战争），我就赖皮，把他说过的话套在我的嘴里再说一次。

他当时说这句话是为了回答一位名叫陆羽的人（陆羽，用现代人的俗话，会叫他“茶业达人”），当时陆羽好奇，因为觉得张志和这人成天不是藏于山，便是隐于水，好像有点太孤僻了，便问道：

“那么，你平常，都跟哪些人互相来往呢？”

“‘来往’吗？我跟所有的人都来往，没跟哪个不来往，我们一同住在天地太虚之中，每当阒黑的暗夜，我们共同以明月为燃烛，我和世人实在是一直处在一起的啊！既然在一起，还说什么跟谁来往或不来往呢？我们脚下是共踩的大地，头上有共享的光源，我从来都没有不跟你们各位不在一起啊！”

真的，在茫茫人间，在山回水转的错落隔离下，我们似乎距离遥远，渺远不可及，但如果我们举头凝视，头上常有共同的明月，那真是“一夜乡心亿处同”啊！

在海峡两岸，在东半球或西半球，在南半球或北半球，共同的

文字和文化便是我们穹宇中可以共同受其烛照的月光，在这样“共同月光”的莹澈顾盼下，我们一直都是相依相感的手足啊！

张志和说得对：“从来，我都没有不跟你们在一起。”

2018年8月

写于新书《花树下，我还可以再站一会儿》出版前

附记：

张志和的生平记载在《新唐书》里（一百九十六卷），写文章而引原典，是做论文才用的手法。但我因为太喜欢这段文字中质朴而华腴的机锋，忍不住想来分享一下：

陆羽尝问（张志和）：“孰为往来者？”

（张志和）对曰：“太虚为室，明月为烛，与四海诸公共处，未尝少别也，何有往来？”

序二

花树下，我还可以再站一会儿

——风雨并肩处，记得岁岁看花人

台北城南有棵树，名叫鱼木，是日本时代种下的。它的祖籍是南美洲。如今长得硕大伟壮，枝繁叶茂，有四层楼那么高，算来也该有八九十岁了。暮春的时候开一身碗口大的白花。

二〇一二年四月，我人在台北，花期又至，我照例去探探它。那天落雨，我没带伞，心想，也好，细雨霏霏中看花，并且跟花一起淋雨，应该别有一番意趣。花树位于新生南路的巷子里，全台北就此一棵。听说台湾南部也有一棵，但好像花气人气都不这么旺。

有个女子从罗斯福路的方向走来，看见我在雨中痴立看花，她忽然停下步履，将手中一把小伞递给我，说：

“老师，这伞给你。我，就到家了。”

她虽叫我老师，但我确定她不是我的学生。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，素昧平生，凭什么拿人家的伞？

“不用，不用，这雨小小的。”我说。

不过，正在我说话的时候，雨就稍稍大起来了。

“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老师，我家真的就到了。真的。我不骗你！”她说得更大声更急切，显得益发理直气壮，简直一副“你们大家来评理”的架式。

我忽然惊觉，自己好像必须接受这把伞，这女子是如此善良执着，拒绝她简直近乎罪恶。而且，她给我伞，背后大概有一段小小的隐情：

这棵全台北唯一的一株鱼木，开起来闹闹腾腾，花期约莫三个礼拜，平均每天会有一千多人跑来看它。看的人或仰着头，或猛按快门，或徘徊踟蹰，或惊呼连连，夸张他们对此绝美的不能置信。至于情人档或亲子档则指指点点，细语温婉，亦看花，亦互看。总之，几分钟后，匆忙的看花人轻轻叹一口气，在喜悦和怅惘中一一离去。而台北市有四五百万人口，每年来看花的人数虽多，也只是三四万，算来，看花者应是少数的痴心人，少于百分之一。

在巷子里，在花树下，痴心人逢痴心人，大概彼此都有一分疼惜。赠伞的女子也许敬我重我，也许疼我怜我，她没说出口来，但其中自有深意在焉。想来，她应该一向深爱这棵花树，因而也就顺便爱惜在雨中兀立看花的我。

我们都是花下的一时过客，都为一树的华美芳郁而震慑而俯首，“风雨并肩处，记得岁岁看花人”。

那天雨愈下愈大，赠伞的女子想必已回到家了。我因手中撑伞，觉得有必要多站一会儿，才对得起赠伞人。此时，薄暮初临，花瓣纷落，细香微度。环顾四周，来者自来，去者自去，我们都是站在同一棵大树下惊艳的看花人——在同一个春天。我想，我因而还能再站一会儿，在暮春的花树下。

后记：

这篇短文，是我三年半前写给中国大陆读者看的，想让他们多知道一些台北这座老城特殊的风仪样貌。至于台北市民自己，好像早就已知此景，不劳我多说了。不过，最近乱翻旧作，重睹此文，遂又想起那年的雨中情节，而那把赠伞，还在我前廊吊着——让我想起，哎，岁月不居，这竟是一千天以前的事了！遂把文章重新修改删补了一番，正式在中国台湾发表。

辑一 山事

- 2 山事
- 14 生生
- 25 朋友·身体
- 35 偷春体——窃取春天的身体
- 39 我抢下了一钵花
- 43 荣花女——阿芙蓉花的神话
- 51 他年的魂梦归处
- 60 这些芒果，是偷来的吗？
- 65 丁香方盛处

辑二 莎小妹和苏小妹

- 70 幸福事件
- 76 小说的纸上祭典
- 82 莎小妹和苏小妹
- 91 我所遇见的崑曲

- 106 那个妩媚的男人
113 古人的幻事
117 我们来看戏，好吗？

辑三 在众生的眉目间去指认

- 130 高级诚实——人物品藻
135 林语堂、梁实秋、赵宁
139 “你，还在‘人间’吗？”
148 在众生的眉目间去指认
152 我在的，以及我不在的地方
155 行过百年一女子
162 写给外公

辑四 头寄颈项了无恨 梦萦江山真有情

- 176 真敌
182 头寄颈项了无恨 梦萦江山真有情
189 烁烁的眼睛
194 说到白咖啡
202 护井的人
215 “我好奇，你当时为什么来救我们？”

辑五 七公分的甘泉

- 224 八公尺的爱
- 226 七公分的甘泉
- 232 山寨版的齐王盛馐
- 242 那天的午宴
- 245 桥廊及桥廊所见

- 249 （代后记）雨耨风耕

花树下，
我还可以再站一会儿

辑一
山事

山 事

山的上游和下游

碧波千里，总有个上游、下游。至于青山翠峰起起伏伏，亦如千仞涌浪，说来也该自有其上游和下游才对。水和山常是一路婉转相随却又如时聚时离的情侣。那么，最后所有的山山谷谷都一路流淌到哪里去了呢？据古人说，是“碣石潇湘无限路”，碣石，就算是古中国的山脉之东极了吧？再过去，就是大海了。碣石山原在河北昌黎县，可是沧海桑田，这座山岩，汉武帝还明明去祭过的，却凭空不知怎么的，就沉埋到海平面下头去了。我于是只好把青岛的崂山当作碣石，视它为山脉地势狂奔迷走之余的最后一抹巍然。

然而，反过来说，从碣石或崂山逆流而上，哪里又算是山的源头呢？

于是，从成都出发，我们走过司马相如的“琴挑”，停伫过薛涛枇杷深巷中那漉晒着水红色小条笺的院落，绕过苏东坡竹篁丛生的眉山故里，我们往西方的仙子寄住的山区走去。

开国元勋和江南秀士

山在下游，每每化成了文弱的江南秀士，“数峰清苦，商略黄昏雨”。但在山的上游，山势壮甚，如开国元勋，万峦千岭——皆如天关，垂眉俯视众生，绝对不像中土诗人在诗中所说的“曲折如屏风”，也不像词中说的“秀丽如玉枕”。它是巨龙横路，拔地擎天，连绵不绝。世若无鬼神便罢，世若有鬼神，则此大山大水才不是什么“鬼斧神工”，它根本就是神明自己的化身，鬼物自己的幻影。

得了忧郁症的山？

关于山的汉字，我好奇，便去算了一下，共有七百一十九个，其中笔画最多的一个有三十二画，写作“鬱”^①。咦？山也会得忧郁症吗？看解释，说是“山烟貌”。啊，原来烟岚纷蕴，不单自成一景，也自有一个前人造好的字去专门侍候它、说明它。然而西行路上的山却不多烟，西方的天空特别灿蓝特别晴亮，像绿松石。空气也干爽清澈，仿佛这一片新天新地是新运到新开箱的新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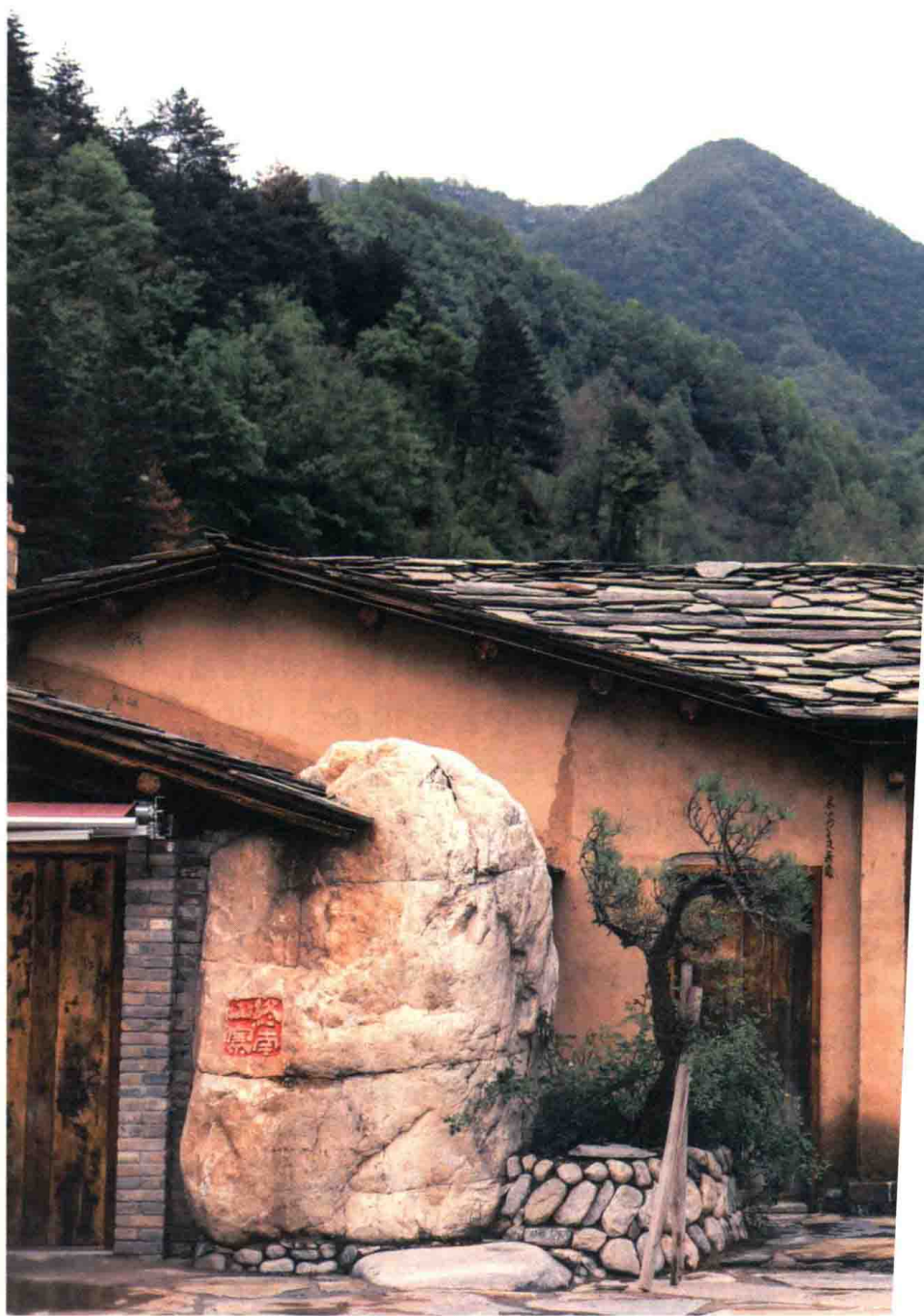
和“山部首”有关的字极多极有趣，堆起来也不免自成小山一座呢！中华民族诚然是山之子，海，则是后来才结的缘。例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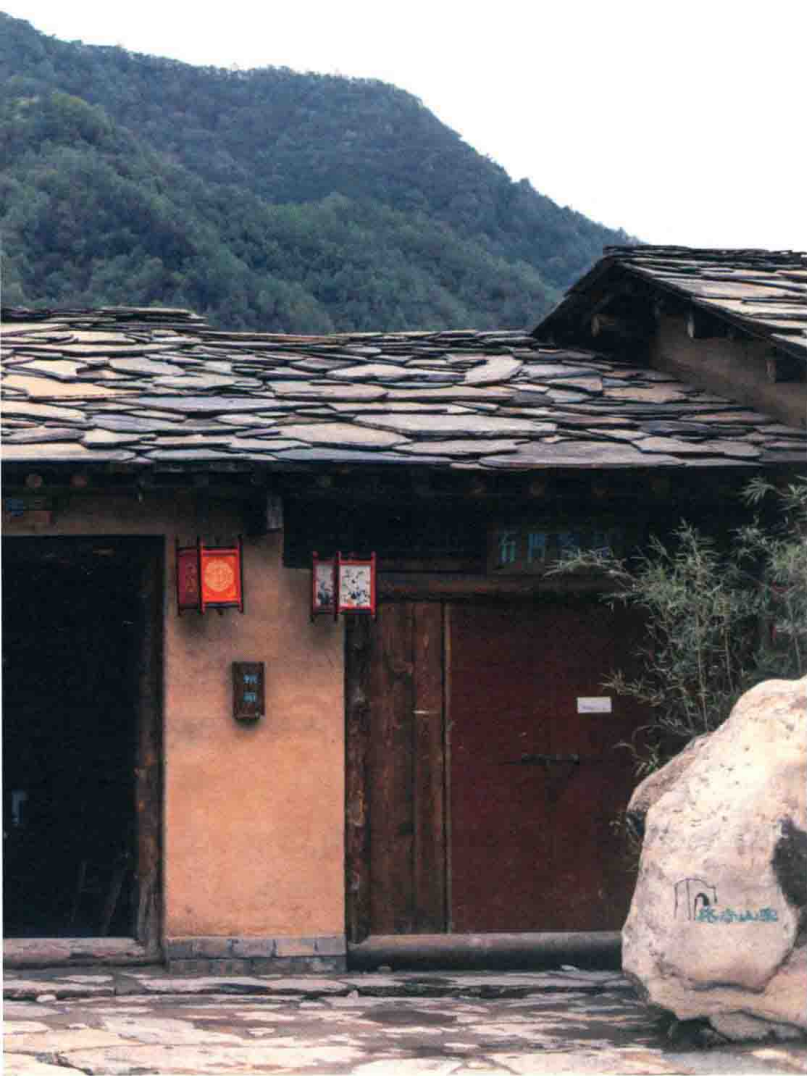
嶰是指：“性格独立的山”，不跟人拉帮结派，孤零零独站独卧的一座山。

嶺是指：“有深度的山”，山深起来，真要比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要深多了啊！

嶻则指：“山高”，奇特的是古人还有姓嶻的呢！

^① “郁”的繁体字。





巉是指：“曲曲折折的山”。

嶷则专门指：“湖南的一座山”，这山如“九胞胎”，山山相似，直把人看得糊里糊涂满心生疑，故名九嶷。

嵌是：“高而险的山”。

岳字更奇特：它是“封了位阶的山”，它负责在东南西北形成四岳，有时加上中央算是五岳，山竟变成中华民族的忠心守卫了。

春来山事好

唉，山的事，说不完。刘禹锡的诗中干脆就设“山事”一词（其实《周礼》中就说了“山事”），恰似“心事”“春事”“花事”一样，是因为爱之深所以述之详。刘诗《奉送家兄归王屋山隐居》中有句谓：

春来山事好

归去亦逍遥

山事可以成为一个专有名词，因为山中之事太多了，“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”“山空松子落，幽人应未眠”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”“共山僧野叟闲吟和”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……

山和这个古老的民族一向是多么相依相存啊！

歌如果这样唱

而一路西行，如玄奘，却并不为去西天取经。不求有所得，但